

排序

程应峰

评优发榜,红纸贴墙,三十个名字自上而下排成两列。有人驻足嘀咕:“怎么他排在我前面?”我循声望去,原来,他把这份按姓氏笔画排序的名单,误认为“贡献排行榜”。那一刻,我突然意识到:排序方式不同,世界便悄悄换了模样;而人们又总把“次序”误当“价值”,于是生出许多无端的悲喜。

回家打开电脑,随意点开一个文件夹,点击右键——“排序方式”下拉菜单里躺着“名称”“大小”“类型”“修改日期”。按名称:从A到Z像一条笔直的公路,把文件压成一条线,看似公平,其实把“时间”藏了起来——最新写的稿子可能与十年前的旧稿肩并肩,像一对年龄悬殊的兄弟。按大小:体积大的浮上来,小的沉下去。按类型:同类抱团,异类隔离。按修改日期:最新一次保存跳到最前,像时钟倒转,“刚刚”成为王者。昨天的荣耀、前天的泪水,被毫不留情地压到队尾。

盯着屏幕,我想:如果人生也能像文件夹一样,随时换一种排序,我们是否就能看见另一个自己?

有一男孩结婚,喜帖名单排序成了“家庭大战”。按辈分?新娘家堂叔比公公还大两岁。按字母?老家乡亲不会拼音,找不到自己名字。最后,姑丈拍板:按“先来后到”——谁最早送祝福,谁坐前排。一场危机化解,众人鼓掌。看来,

“排序”也是一场充满智慧的外交,顺其自然才会皆大欢喜。

母亲住院,内科走廊加了三排折叠床。按“入院先后”排序,母亲37号;按“病情轻重”排序,她排不进前三;按“年龄”排序,她又处于中间。可凌晨两点,当13床的小伙子痛得直哼,15床的大姐悄悄把热水壶递过去;天亮后,护工来不及打扫,60床的老伯自己摇着轮椅去水房拿拖把。那一刻,没有一种电脑算法能排得出“谁更善良”,可走廊里却自发形成一条看不见的次序:谁更需要,谁就优先得到阳光、热水与抚慰。我发现,脱离键盘与鼠标,人依旧能排序,且排得温情满满。

音乐软件有个按钮:随机播放。它让下一首不可预见,让熟悉的歌单重新长出陌生。人生也需要这样的“随机”:偶尔打破自设的排序,允许意外插队,允许柔软领先。

所以,如果再一次张贴名单,谁都有可能第一个被看见,也可能被挤到角落。世界辽阔,算法繁多,关键是我们心里要留一个“随机播放”键——在得意忘形时,让它把你调到后面,看看别人的泪;在自卑谷底时,让它把你送到前排,晒晒自己的光。

排序方式千千万,而生命只有一回。生活中,最重要的,是在不断更换的队列里,守住自己的多维坐标,不急着比较,不困于位置。

母亲的颜色

夏学军

有一天,我和小孩玩了一个有意思的小测试,在十二种颜色的图片里,哪种能代表你的母亲。我让十五岁的儿子选,他毫不犹豫地选了绿色,理由是“妈妈总是说不该吃垃圾食品,要吃绿色的”,我大笑不已。如果让我选,我该选哪个?

母亲今年正好七十岁,身体健康,与我同城不同住,身边有父亲的贴心陪伴,才能令我安心地工作和生活。我觉得母亲并没有某一种颜色可以代表,如果只用一个颜色形容母亲,肯定是不够的,这么多年来,温柔、漂亮、善解人意、能干的母亲,深深地影响了我。

小的时候,母亲有一条淡蓝色的裙子,比天空的蓝还要好看,上面有同色系的刺绣小碎花,像极了母亲温柔的性格。每当看母亲穿它的时候,我的眼里仿佛有了星光,周遭的一切都变得无比顺眼起来。

黄色,一个充满希望的色彩。小时候一旦有个头疼脑热,免不了依偎在母亲怀里撒娇,母亲把我搂在怀里,呢喃着和我说着话,摸摸我的头,握握我的手,然后问我想吃什么。

食物真的是最好的慰藉,当母亲端出那碗南瓜羹的时候,也同时按亮了屋子里的灯,淡黄色的灯光笼罩着那碗南瓜羹,未等食用,一丝丝香气已顺着经络融于全身。

绯红色,是一种红里带蓝的色彩,用它来形容母亲的能干再合适不过了。退休前,母亲是一家企业的工会主席,日常工作细碎又忙碌,需要超常的爱心、耐心才能做好这份工作。母亲的工作常态我很少见到,但是家里那些荣



誉证书告诉我:母亲很出色地完成了工作!记不清多少次了,每当母亲拿回一个荣誉证书的当天晚上,父亲就会亲自下厨给母亲做几个好菜,不过大部分好吃的都进了我和妹妹的腹中。

我特别羡慕父母相濡以沫的感情,互相牵挂,互相关心、照顾与扶持。有一年,父亲被派往外地工作一年,时年四十七岁的母亲,当听到父亲打来的电话时,总会像一个恋爱中的女孩儿似的,飞奔着接听。“老夏,你给我打电话啦!”“你这会儿不忙啦?”母亲的语气是上扬的,透露出她是多么期待这个电话。我特别佩服母亲,即使前一秒心情不好,接起电话的一瞬间,也能做到充满激情地开场。我笑母亲这么大年龄怎么还有颗少女心呢,母亲说不能让在外工作的父亲为家里的事情操心、为我们的情绪担心,她能解决家里的一切问题。

那一年,妹妹顺利考取大学,奶奶来家里养病两个月,我的初恋无疾而终,母亲照样在年底拿回一张荣誉证书。这时候用粉紫色来形容母亲最恰当,粉粉嫩嫩的少女心下,外柔内刚,又不失优雅。

其实用来形容母亲的颜色何止这些。每个母亲都不同,所以会有不一样的颜色标签,相同的是,每个母亲都是多彩的!

邮筒依旧在

郭雪强

IC卡电话亭早就销声匿迹,但有些邮筒还在,在城市的大街上,孤独、落寞又坦然淡定地站着,墨绿色,身材也并不矮小,有一种被忽略的透明感。

现如今,谁还会往邮筒里塞一封信呢?就算是有人敢塞进去,会有邮递员把它取走吗?

二十几年前,我有过一次往街边邮筒里塞明信片经历:真的是满了,塞不进去了,它嘴巴里含着信,都快要吐出来了。因为当时再过三天就是元旦新年,人们(尤其是像我这样的学生)需要通过一封信或一张贺卡才能把祝福送出去。那天,我只好多走一段路,找到另一个邮筒,用力地将明信片往里推了推,才把送给朋友的“祝福”推进去,寄走。

那时候的邮筒多“幸福”啊!

它身材魁梧,看上去很结实,通身是那种既不张扬也不会被忽视的深绿,有个大大的脑袋,有圆滚滚的肚子,有敦实的脚,庄重又不失可爱。每天都有专人在固定时间打开它,取走即将前往各处的文字和纸张。它的肚子里装过祝

福、质问、牵挂、倾诉、回复、嘱托、愤怒、欣喜、讨好、求助……故事何其多!它知道信封里装着秘密,装着心语,从不敢懈怠,唯有老老实实尽职、坚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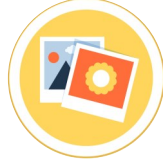
直到人们有了手机,可以打电话,可以发短信,可以发语音,可以发视频,可以……不知不觉,连我这个钟爱写信、收信的人也逐渐遗忘了邮筒的存在。纸质的书信成了陈年旧物,成了泛黄的回忆。

还有人写信吗?写给谁呢?街上的邮筒还是不说话,默默地站着、等着,好似不在尘世之中,又像是企图让时代的车轮减速,缓缓地减速,慢下来,乃至倒回来——四季有轮回,时尚又复古。倘若再给书信一次机会:邮筒又是满满的,等待又是醇醇的,拆信又是美丽的,写信又是若有所思的……

邮筒没有写过信,但它本身变成了一封信,一封可能已经留在时间里的信。



拍客



秋色

珊珊
摄

